



服部文庫  
117  
191  
8



117  
191  
8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凡冠醴子昏禮婦略如禮賓之禮

凡女父見婿略如見賓客之禮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覲之禮



凡大射飲公略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

如祭禮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

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

謂之合樂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按凡冠昏之禮有類可歸者散見諸例無類可歸者皆附于雜例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共二十一例

附燕樂二十八調說上中下三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
更服元
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不徵唯
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此
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
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
正為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鄉射禮明日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禮經釋例卷十三



雜例

欽凌廷堪次仲學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

行禮之明日 賓拜賜後

主人釋服

注釋 朝服

更服元

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不徵唯

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此

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

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

正為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鄉射禮明日

賓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久不殺使人速迎  
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  
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  
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  
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之  
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  
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已下皆記禮之異者又遂無  
算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賓坐奠解于其所  
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不  
言遂請坐者請坐主于無算爵又無司正下注云使

擯者而已不立之蓋注又推言經之所未詳者皆殺  
于飲酒之正禮也

又案士冠禮賓字冠者畢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注

出外門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注此醴又云乃醴

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

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云介

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

輔敖氏繼公曰醴賓之時贊冠者爲介與鄉飲酒相

類則是壹獻之禮賓介而下皆然也其獻及酬酢亦

略如鄉飲酒之儀歟竊謂此禮當如鄉飲酒唯用醴

不用酒及酬賓有束帛儷皮爲異疏因其有酬幣遂云此禮賓與饗禮同注謂與鄉飲酒同疏請與饗禮同敖氏曰此禮用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爲之若不醴子而醴則此禮亦因之而用酒歟用酒則爲饗蓋兼取鄭賈二說

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

廷堪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胥不啻肺不啻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

公卽席小臣請執爨請羞者乃迎賓也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胥折俎也不啻啻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卽位如燕也無膳尊膳爵者降尊以就卑也又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注受賜謂公鄉者酌之至燕主人事實之禮殺賓降

禮記卷之三十一  
洗升媵解于公答恩惠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  
爲苟敬注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  
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已于是辭爲賓君聽  
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  
更降迎其介以爲賓又云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  
是燕四方之賓客唯無膳尊膳爵餘皆如燕其臣之  
禮也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者猶之燕已之臣  
不以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也賓爲苟敬席于阼階  
西北面者猶之燕已之臣獻諸公之禮也苟敬之苟  
戴氏震曰說文苟自急救也音棘从艸省與苟且字

不同說與注異

又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  
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  
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此燕之盛禮蓋兼四方之賓客  
言之禮記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  
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皆作肆夏鄭氏破禮器肆夏爲陔夏者蓋以爲助祭  
之後禮畢客醉而出而燕禮又有賓出奏陔之文其  
實禮器大饗卽賓客燕饗之饗非祫祭先王不必率

合助祭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略如食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醕婦亦如之

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臍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醕如初無從三醕用盥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與主人出婦復位此婦至設饌也有醬清黍稷俎豆無籩似食禮卒食後酌醕又似祭禮所謂鬼神陰陽也又醴婦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醕無從此婦饋舅姑也如取女禮謂如婦至設饌同牢禮也皆略如食禮也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



廷堪案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注饗謂亨大牢以飲  
 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先後也  
 疏云食禮既亨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  
 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又云上介壹食壹饗  
 注饗食賓介為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饗賓介為  
介見下又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  
記文以侑幣如致饗無儻此是食禮故云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注酬幣饗禮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  
 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又云  
 大夫于賓壹饗壹食此饗在食前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

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聘禮記大  
 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為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  
 敵禮也覲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  
 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亨  
今周禮掌客三食三燕侯伯再亨再食再燕子男一  
作饗下同一食一燕此皆言饗禮也饗食燕三大  
亨一作壹下同禮唯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存饗禮篇亾不可考矣士  
 昏禮舅姑其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  
 北洗奠酬注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  
 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

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

爵此即鄉飲使人舉觶又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注言俎則饗有牲矣疏云

案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

也饗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俎

此饗婦婦亦不食故歸之也按公食大夫亦歸俎非以不食故說恐非蓋飲

酒禮殺但取俎授從者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

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

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敖氏從古文作帛疏云此一獻

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客法

又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隸子弟之

妻妾凡饗速之疏云案聘禮饗食速賓則知此舅姑

饗送者亦速之也凡速者皆就館速之又婿饗婦送

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士昏記婦席薦饌于房注

醴婦饗婦之席薦也疏云醴婦時唯席與薦其饗婦

并有俎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設于席前又云饗

婦姑薦焉注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婦

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

薦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

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自薦者為姑親薦已故不

禮記卷之三

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又云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注不敢與尊者爲禮又云凡婦人相饗無降吳氏廷華曰不降者婦人不下堂饗禮之儀節可見者如此而已是舅姑饗婦饗從者略如饗賓客之禮也疏云饗用醴酒敖氏云飲人而用牲焉曰饗皆據經注推言之吳氏廷華曰王制疏崔氏云饗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取數畢其大略而已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則饗食燕三者儀節大概相似而少異也又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

幣致其禮也其其實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簠簋饗禮今亾疏云案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饗禮亾無文以知之故疏舉左傳爲證也左傳饗皆作享

又案王制疏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蓋亦據經傳推而知之竊謂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又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叅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二篇辭句小異皆指賓客食饗之饗觀郊特牲上文大饗之席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及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可見鄭氏乃以禮器爲祫祭先王孔疏又以郊特牲爲朝聘庭實皆非也

凡冠醴子昏醴婦略如禮賓之禮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畢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枳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于戶東加枳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枳祭醴三筵末坐啐醴捷枳與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與賓荅拜此賓醴冠者也與昏禮醴使者聘禮禮賓大略相同唯昏禮有几聘禮兼有幣與庭實耳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甌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枳面枋出房席

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  
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  
面坐啐醴建柶與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  
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此舅姑醴婦也亦大略如  
禮賓之禮舅姑不親醴而使贊醴之者舅姑尊猶之  
燕禮公不親爲主人而使宰夫獻賓也  
又案士昏記壻見女父主婦畢主人請醴及揖讓入  
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此禮有獻酬有薦與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同但  
無束帛儷皮耳非聘禮禮賓也舅姑饗婦送者亦然

但彼曰饗此曰醴爲異

凡女父見壻略如見賓客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親迎壻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

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又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

賓東面答拜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

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  
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此親迎壻  
見女父之禮也唯主人西面賓北面再拜稽首主人  
不降送爲異餘與士見于大夫同也又士昏記若不  
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

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辭其奠摯也壻禮

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此不親迎壻

見主人即女父之禮也又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

出此不親迎壻見主婦之禮也壻見主人亦略如賓

客之禮婦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壻如主人之

見賓陽尊陰卑之義也

凡婦見舅姑略如臣見君之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成禮明日夙興婦沐浴纒笄宵

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舅席在阼

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姑席在房外婦執笄棗栗自門入

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此婦見舅之禮也婦奠摯舅撫之猶覲禮侯氏四享

王撫玉也敖氏繼公曰撫之示受之其說是也又云

降階受笄服修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

授人注人有司姑執笄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

則宰徹之此婦見姑之禮也姑舉摯授人猶聘禮公

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也皆略如臣見君之禮也

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于男子且辟君也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略如士介覲之禮

廷堪案聘禮上介覲後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此士介覲之禮也又聘禮記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此覲後賓私獻之禮也二禮亦大略相同蓋賓之私獻自同于士介不敢當客禮也

凡大射飲公略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廷堪案大射儀若飲公則侍射者

謂公在不勝黨侍射者謂賓降

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

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公卒觶

此下賓飲夾爵

燕禮大射獻士後賓降洗

升媵觶

大射作觶

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

大射作小臣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

大射作觶

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

拜小臣

大射作小臣正

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公坐

取賓所媵觶大射作觶與唯公所賜二禮大略相同唯飲

公之禮公卒此觶媵觶之禮公取此觶為士舉旅為

小異耳詳見射例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如燕賓

媵觶于公之禮是也

凡昏禮婦奠茶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略

如祭禮

廷堪案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茶席

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張氏爾岐曰席于

北方者祝盥婦盥于門外疏云盥于門外婦執筭茶

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茶

于皇舅某子婦拜扳地坐奠茶于几東席上還又拜

如初此奠茶于舅也婦降堂取筭茶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

于皇姑某氏奠茶于席如初禮此奠茶于姑也婦出祝闔戶

注奠茶者以筐祭茶也蓋用堇不設饌此禮無佐食

但有祝較祭禮為殺又云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

姑醴婦之禮亦事亡如事存之意此昏禮婦奠茶略

如祭禮也聘禮授幣訖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

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注更云主人者主人

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敖氏曰不稽首變于釋幣制

元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注



頃之間示有俟于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此賓介將行有事于禰廟也又反命訖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三獻猶特牲少牢之三獻也一人舉爵猶特牲有司徹之舉解也席于阼注云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于室異于祭此賓介使還有事于禰廟也皆略如祭禮其將行釋幣于行使還釋幣于門亦祭禮之屬

也將行先于廟後于行使還先于門後于廟亦以相變為文也又禮記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為制即據此禮而言

又案聘禮記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盼肉及廋車注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

少牢今以大牢也豚猶賦也度度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此禮亦略如祭禮也

又案聖人之制作與天地之生物其廣大精微一焉何以言之梅與杏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桃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鶩與鶩相類矣而有不類者雞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馬與驢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牛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蠶化蜚蠊化蝶相類矣而有不類者蠹之為蟬螳之為蠹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此天地之生物也而聖人之制禮亦如之鄉飲

與息司正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燕禮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公食與饋舅姑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婦至設饌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鄉飲舉觶與燕禮勝爵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大射飲公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少牢特牲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昏禮奠菜聘禮釋幣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比而觀之禮經一書其廣大精微非聖人豈能作乎略舉數端以例其餘優而柔之饜而飫之是在學者之自得焉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廷堪案諸侯三朝一曰燕朝一曰治朝一曰外朝禮經皆有之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蓋據燕禮言之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之位與此略同是燕朝即射朝也此朝在路門內路寢庭中即周官大僕所掌天子之燕朝也

大僕鄭注燕朝朝于

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故聘禮圖事于此

又聘禮授幣使者朝服

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寢門外朝也又云官陳幣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司土正朝儀之位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此正同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告入路門而告又云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此入亦是入路門又反命乃入陳幣于朝此使者入是入雉門反命畢乃退注君揖入皆出去此君入方是入路門路門即寢門也此朝在路門之外即周官大宰及司士所掌天子之治朝也聘禮聘

賓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賓  
 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致館設殮後厥明訝  
 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下經云公皮弁  
 迎賓于大門內大門即外門也此朝在大門之外門  
即庫門故朝士鄭生亦以外朝在庫門外也即周官小司寇及朝士所掌  
 天子之外朝也所謂三朝經注俱明甚聘禮疏云諸  
 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  
 外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考燕禮之朝即大射之朝  
 疏既誤分為二又不知聘禮授幣及反命皆在路門  
 外之治朝而云不見路門外正朝蓋未之深考也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注筮者以著問日吉凶于  
 易也不于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又云筮與席所卦  
 者具饌于西塾注饌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布  
 席于門中闈西闕外西面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  
 之儀特牲饋食禮筮日席于門中闈西闕外筮人取  
 筮于西塾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少牢  
 饋食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宿尸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是凡筮皆于廟門也士喪  
 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又云族長

涖卜

注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

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  
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下人及執爇席者在塾西  
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闔西闔外此卜曰之門  
謂殯宮之門也上經君臨大斂節巫止于廟門外注  
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殯宮門即廟門是卜亦于廟  
門也筮亦有不予廟門者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  
皆往兆南北面免經注兆域也又云命筮者在主人  
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韞兼執之南面受命筮人許諾  
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注中封中  
央壤也是將葬筮宅則于兆南也筮宅不予廟門而

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變之義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筮人東面受命于主人宰  
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  
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著短由  
便疏云知著有長短者按三正記云天子著長九尺  
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士冠禮筮日筮人  
執筮抽上韞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  
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是士  
之筮禮經文皆云即席坐故知士坐筮也少牢饋食

禮筮日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韉兼與筮執之東面  
受命于主人注史家臣主筮事者命畢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  
下韉左執筮右兼執韉以擊筮遂述命乃釋櫜立筮  
注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大戴禮三正  
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著長立筮爲便對士之  
著三尺坐筮爲便若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  
可知少牢饋食卿大夫祭禮經文云立筮故知卿大  
夫是立筮也又士喪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  
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然經無布  
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至於卜曰之禮宗

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卽位于門東

西面

注涖卜族長也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

受卜人龜示高

注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

涖卜受視反之

宗人還少退受命命畢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

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

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據此則

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

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

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述命與

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卽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

禮記釋義 卷十三 井  
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蓋卜重于筮  
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  
不述命爲異也

又案士冠禮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法依七  
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  
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  
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  
則八也此卽京氏易項氏安世曰以京易考之世所  
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折  
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說與賈疏正同

考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等說皆見京氏易中然  
則近日錢卜猶是漢人舊學古之筮法不傳已久宋  
代撰著之儀乃後儒以意爲之者固不若錢卜之術  
近古而可信也

又案世所傳筮儀甚舛陋近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  
作其言曰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  
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  
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  
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

廷堪案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  
 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擗越瑟下孔內弣右手相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  
 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  
 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  
 何瑟面鼓執越內弣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  
 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  
 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弣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  
 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

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

注禮大樂衆也

僕人正徒相大師

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土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

內弣擗越

鄉飲酒大射皆後首擗越鄉射燕禮皆面鼓執越

右手相後者徒

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

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

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

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

人宿縣鐘磬鐃建鼓應鼗朔鼗簫鼗皆陳于庭是笙

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



其餘皆在堂下有磬之詩業簋應田縣鼓鼗磬祝圍  
簫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

又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

縣今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燕禮樂人縣注縣鐘磬也蓋亦軒縣蓋

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鼗移于作階西又

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

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笙是磬名非笙簫之笙西面其

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

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為

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

在阼階西故注以為辟君位也陳氏暘以為建鼓應鼗不設于東縣南以

耦次在洗東南故也說與注異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頌亦

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

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鑄南為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

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

者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

其為諸侯則軒縣北縣不全敖氏繼云張氏爾岐皆以為辟射位說與注異又云

簋在建鼓之間注簋竹也謂笙蕭之屬倚于堂戴氏

震曰凡樂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故笙簫之屬在此

也又云鼗倚于頌磬西絃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

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蓋所以代  
 祝者故大射有鼗無祝也所可見者如此而已燕禮  
 亦軒縣故云笙入立于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  
 面故亦云笙入立于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  
 面諸侯之士半天子之士有磬無鐘故云笙入立于磬南也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  
 謂之合樂

廷堪案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  
 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闡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  
 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間作也疏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

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

也疏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凡四節鄉射禮遵入獻酢之

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但合樂一

節無升歌笙奏間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于樂也

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  
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遂歌鄉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  
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  
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注新宮之樂其篇亡此笙  
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間歌合樂兩節者亦志  
在射略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  
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  
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諮事恐非

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  
注言遂者不間也疏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  
下管卽笙奏也

又案李氏光地曰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  
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  
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  
在上匏竹在下卽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  
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  
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  
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

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間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

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關雎葛覃卷耳是爲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芣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芣蘋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

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至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時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芣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爲得矣陳澧集說亦承孔氏之誤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冠畢乃易

服服元冠元端爵鞞摯見于君遂以見于鄉大夫

鄉當作卿疏亦作卿字冠義亦作卿大夫詳見賓客之例鄉先生注謂皮弁服與

君視朔之服爵弁服與君祭之服惟元端為士之正

服論語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蓋以士自居耳見君必易元冠元端者

明皮弁爵弁二服是攝盛非士所常服也此冠禮之

攝盛士昏禮納采用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

夫執鴈士執雉士當用雉而用鴈者攝盛也注謂取

其順陰陽往來者非也又云主人注主人壻也爵弁纁裳

緇袍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

攝盛也周禮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疏云爵弁用助祭之服親

迎以為攝盛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

之服爵弁尊于皮弁非士服明矣經又云女次純衣

纁衽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

純衣絲衣追師鄭注云衣祿衣者服次考士妻當服纁笄宵衣此見

經下文及則次而純衣亦攝盛也此昏禮之攝盛士

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又云陳襲事于房中纁極

二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緇帶鞅韜考極唯公射

始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遣奠厥明陳鼎五于門

外注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注謂

盛葬奠即攝盛之意也既夕記薦乘車載壇載皮弁  
服注通帛為壇孤卿之所建亦攝焉  
周禮司常孤卿建壇大夫士建  
物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注以為棧車疑非君賄  
賓奠幣于棧此謂柩車非乘車也此喪禮之攝盛士  
虞禮特牲饋食禮尸飯畢皆三獻考飲酒之禮士一  
獻大夫三獻士祭而三獻者攝盛也此祭禮之攝盛  
冠昏為人道之始喪祭為人道之終故皆攝盛與他  
禮不同後儒但知昏禮為攝盛而不知冠與喪祭亦  
然故多岐說也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廷堪案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  
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士冠記適  
子冠于阼以著代也亦見禮記郊特牲及冠義文是適子冠于阼  
也又士冠禮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即醮于房  
外注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非代也不醮于客位  
成而不尊又禮記冠義鄭氏注庶子冠于房戶外又  
因醮焉不代父也是庶子冠于房外也適子冠于阼  
或醮或醮皆于客位士冠記所謂醮于客位加有成  
也士冠禮三加訖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鄭注冠  
義云戶西為客位蓋醮于客位亦醴于客位也至于

庶子則冠于房外亦醮于房外也適子或用醴或用

醮庶子惟醮之以酒而已此適庶之分也

又案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注父兄謂諸父諸兄冠之曰

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

適子冠于阼少北醴于戶西皆辟主人也若孤子則

自為主人故拜與禮皆在阼也又大戴禮記公冠篇

公冠自為主士冠記云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

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然則父在雖天子之元子猶從士禮

父沒其子繼世為諸侯故公冠篇自為主人如孤子

冠法矣公冠四加元冕饗賓以三獻之禮無介與士

禮異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注

南面位詳見上例醴畢婦饋舅姑此言適婦也是適婦酌

之以醴兼饋舅姑也又士昏記庶婦則使人醮之婦

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

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

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是庶婦醮

之以酒不饋舅姑也疏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于

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于房外之西亦東面拜送故云其儀則同也注云庶婦不饗蓋以經記無文知之敖氏繼公曰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之矣敖氏又謂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于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醮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歟說與疏異竊謂庶婦卑恐不能南面于戶牖間也又案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傳重及承重者始為宗子先王制禮于適庶之分最嚴故于冠昏首重之蓋慮其啟爭也然適子不得立即非大宗庶子苟得立即為大宗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

雖長不得為宗子矣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

不得為宗子矣

並見左傳襄二十三年

趙襄子母郵其母賤簡

子廢太子伯魯而以母郵為太子則伯魯雖適長不

得為宗子矣

見史記趙世家

至于臧武仲以庶子得立遂為

大宗及得罪奔邾而立臧為為後

亦見襄二十三年傳

則適兒

且為庶弟之後矣蓋為後者始為宗子不為後者則

非宗子封建既廢惟世爵之家有之其他無所謂宗

子矣隋劉光伯駁牛里仁大夫降服議曰古之仕者

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

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



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可謂深得禮意見隋書儒林傳今世祿之法不行士大夫無重可傳而論宗法者憑空推一宗子雖無寸祿猶使之主祀可謂賢儒不知通變蓋自道學盛傳學者多高談心性無暇深求聖人制作之本不及南北朝諸儒多多矣

又案禮記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方氏苞曰所問不及庶人者古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國學舍不率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為士者官族士族之適子降為庶人者至少也此言謬矣

夫士亦有田祿乃一命以上者故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非後世博士弟子之通稱也士之子恒為士士冠之適子冠于阼特牲之嗣子舉奠皆宗子也若庶人則失其宗祊所謂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者也見左傳昭三年不得為宗子曾子何故而問乎方氏之陋往往如此不足深詰也

又案陳氏祖范曰古者人子有為父後不為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尚云賜為父後者爵一級為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為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既無重可傳而

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  
然乎哉此論可與鄙說相發明矣

凡冠禮或醮或醢皆三加

廷堪案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  
元端爵鞞出房南面再加皮弁與賓揖之適房服素  
積素鞞容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出房南面三加爵弁服纁

裳鞞鞞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冠畢賓酌醴醴冠者此  
冠之正禮也若不醴則醮用酒始加醮用脯醢賓降  
取爵于筐辭降如初如將冠時盥爵主人降也卒洗升酌冠者拜  
受賓答拜如初如醴也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祭酒與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尊爵于薦  
東立于筵西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若  
殺則特豚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羸醢兩籩栗脯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齊之注齊當為祭字之誤也皆如初齊  
肺此二者皆醮用酒之禮每加皆醮一醴三醮醴質  
酒文也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  
改者也疏以醴為周冠子之法醮為夏殷冠子之法  
蓋據下記之法而言夏殷質而周文恐非經意也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壻用昏

廷堪案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

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疏云

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故三光靈曜

惠氏棟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

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

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

而言其實二刻半也王氏應麟曰詩正義云尚書緯

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

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義與賈疏同

皆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曰三商日入

後計刻漏之數商等至二次也今籌算法有初商再

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昏禮壻用昏使者則  
用昕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壻  
也疏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即  
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云用昏壻也者  
謂親迎時也所謂昕者即前疏日未出時二刻半也  
又案昏昕者即今之矇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太陽  
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故以  
一十八度為矇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太陽距赤  
道有南北故矇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  
者二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

北則刻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漸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則反是設求春秋分之矇影刻分則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赤道為一邊赤道即春秋分去北極九北極距天頂為一邊天頂距矇影限為一邊一百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春秋分矇影刻分也求冬至之矇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冬至為一邊象限內加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

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冬至矇影刻分也求夏至之矇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夏至為一邊象限內減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即夏至矇影刻分也如京師北極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以前法求之則春秋分矇影六刻五分冬至矇影六刻十二分夏至矇影八刻九分古人推步之術甚疎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為昏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又案斜弧三角三邊求角法以角旁之兩邊相加為

總弧相減為較弧各取其矢相減用矢不用餘弣餘此休寧戴氏法

折半為中數又以對邊之矢與較弧之矢相減餘為

矢較以中數為首率以矢較為二率以半徑為三率

二率三率相乘首率除之求得四率即所求角之正

矢也此學別有專書備論略附其概于此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廷堪案士冠禮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又迎賓至

于廟門揖入又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皆不云何廟

惟筮于廟陸氏釋文廟古廟字門注廟謂禰廟則經所云廟者

皆指禰廟而言是冠禮行于禰廟也士昏禮期初昏

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壻之室也又云婦至主人揖

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是昏禮行于寢也然

所謂寢者指婦至壻家成禮而言至于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親迎則皆于女父家之禰廟行禮士昏禮納

采主人筮于戶西注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不于寢也成禮後婦

見舅姑亦于寢若舅姑沒三月廟見則亦于廟也士

昏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左

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壻見于寢則又與

親迎相變于寢而不于廟如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

之儀矣

又案王氏懋竑曰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又曰後世封建旣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其說皆精確蓋世所傳家禮王氏亦以爲非朱子作也王氏平日極尊朱子而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不苟同如此非若流俗之尊朱也

燕樂二十八調說上

燕樂之源據隋書音樂志出於龜茲琵琶惟宮商角羽四均無徵聲一均分爲七調四均故二十八調也其器以琵琶爲主而衆音從之遼史樂志曰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從濁至清是也虞世南琵琶賦聲備商角韻包宮羽與段安節琵琶錄商角同用宮逐羽音二語正同皆不云有徵聲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矣第一弦聲最濁故以爲宮聲所謂大不逾宮也分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謂之七宮此弦雖曰宮聲卽用琴

之第七弦名爲黃鐘實太族清聲故沈存中云夾鐘宮  
 今爲中呂宮黃鐘爲太族故夾鐘爲中呂下同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無  
 射宮今爲黃鐘宮也第二弦聲次濁故以爲商聲分爲  
 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  
 調曰林鐘商調即商曰越調謂之七商此弦琴中無此聲  
 即今三弦之老弦琴散聲無二變故以應鐘當之名爲  
 太族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無射商今爲林鐘商也太族爲應鐘故無射爲林鐘第三弦聲次清故以爲角聲分爲七調曰  
 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林  
 鐘角即商曰越角謂之七角此弦琴中亦無此聲即今

三弦之中弦與七商聲相應故其調名與七商皆同所  
 謂商角同用也名爲姑洗實亦應鐘聲故沈存中云黃  
 鐘角今爲林鐘角也姑洗爲應鐘故黃鐘爲林鐘第四弦聲最清故  
 以爲羽聲所謂細不過羽也分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  
 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即南呂調曰仙呂調  
 曰黃鐘調即黃鐘羽謂之七羽此弦即今三弦之子弦實七  
 宮之半聲故其調名與七宮多同所謂宮逐羽音也名  
 爲南呂實亦太族聲故沈存中云黃鐘羽今爲中呂調  
南呂爲太族故黃鐘爲中呂下同林鐘羽今爲黃鐘調也今補筆談誤作大呂調  
 後之言樂者不知二十八調爲何物不知古今律呂不

同爲何故多置之不論卽論之亦茫如捕風故或於琴  
徽應聲求之或直以爲貿亂皆不得其解而妄說也蓋  
燕樂自宋以後汨於儒生之陋者數百年矣明魏良輔  
製水磨腔又高於宋之燕樂雖有六宮十一調之名其  
實燕樂之太簇一均而已今爲考之陳編按之器數積  
之以歲月心力始得其條理惜孤學獨是獨非未敢自  
信願與世之同志者共質焉

燕樂二十八調說中

宋南渡燕樂不用七角聲及三高調蓋東都教坊之遺  
制也至於七商七羽亦如七宮用黃鐘大呂夾鐘仲呂

林鐘夷則無射七律則與東都之燕樂互異焉夫古今  
律呂不同世儒不得其解已疑爲貿亂而東都之律呂  
復異於南渡苟不深求其故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益  
樊然莫辨矣七商本起太簇也南渡乃起黃鐘故姜堯  
章云黃鐘商俗名大石調王晦叔云夾鐘商俗呼雙調  
朱文公云無射商俗呼越調而周公謹亦有夷則商調  
也七商起太簇則無夷則商七羽本起南呂也南渡亦起黃鐘故王  
晦叔云黃鐘羽俗呼般涉調夾鐘羽俗呼中呂調林鐘  
羽俗呼高平調夷則羽俗呼仙呂調周公謹亦云中呂  
夾鐘羽也高平林鐘羽也仙呂夷則羽也按夢溪筆談



燕樂字譜分配十二律及四清聲七宮一均用黃鐘大  
 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故殺聲用六配黃四  
鐘清  
配大一配夾上配仲尺配林工配夷凡配無七字也七  
呂商一均用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南呂無射黃鐘七律故  
 殺聲用四配太一配夾上配仲尺配林工配南凡配無  
六鐘清七字也七羽一均用南呂無射黃鐘太簇姑洗  
 仲呂林鐘七律故殺聲用工配南呂舊凡配無六配黃  
四尺配林七字也七角不用南渡  
配太一洗姑上尺配仲尺配林七字也故不數  
 之律呂雖與此異而殺聲則未聞有異是名異而實不  
 異也於是大石調本太簇商更為黃鐘商矣雙調本仲

呂商更為夾鐘商矣小石調本林鐘商更為仲呂商矣  
 歇指調本南呂商更為林鐘商矣商調本無射商更為  
 夷則商矣越調本黃鐘商更為無射商矣此七商互異  
 之故也般涉調本南呂羽更為黃鐘羽矣中呂調本黃  
 鐘羽更為夾鐘羽矣正平調本太簇羽更為仲呂羽矣  
 高平調本姑洗羽更為林鐘羽矣仙呂調本仲呂羽更  
 為夷則羽矣黃鐘調本林鐘羽更為無射羽矣此七羽  
 互異之故也姜堯章大樂議曰見宋史鄭譯八十四調  
 出於蘓祇婆之琵琶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  
 鐘大呂宋史作太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  
蕨誤下同

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大呂之商羽矣

闕三高調今云商羽蓋當時高

宮尚存亦其證也二十八調闕七角聲及三高調尚有六

宮十二調乾興以來教坊新奏又闕一正平調金元人

因之遂餘六宮十一調云

中原音韻云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元人之不考如此

燕樂二十八調說下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論曲皆云有六宮

十一調六宮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

宮是也

舊皆以仙呂宮為首今依燕樂次序正之下十一調仿此十一調者大石調

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高平調宮調角

調商角調是也按燕樂既有七宮七角矣何由又有宮

調角調也七角調宋教坊及隊舞大曲已不用矣何由

元人尚有商角調也皆可疑之甚者考宋史樂志太宗

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

所謂十七調者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

宮六宮大石調雙調

宋史誤脫調字今補小石調歇指調商調

宋史誤脫商調今補越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

黃鐘十一調燕樂二十八調不用七角調及宮商羽三高

調七羽中又闕一正平調故止十七調也此則正史所

傳鑿然可信者矣蓋元人不深於燕樂見中呂仙呂黃

鐘三調與六宮相複故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商角調耳所以此三調皆無曲也中原音韻有商角調黃鶯兒六章輟耕錄併入商調則商角即商調之誤也六宮之道宮元人雜劇不用金人院本有之是金時六宮尚全也十一調之小石調歇指調般涉調中呂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元人雜劇皆不用金人院本亦有之惟無歇指調是金時十一調僅闕一調也以金元之曲證之中原音韻小石調青杏兒注云亦入大石調則小石調附于大石調矣元北曲雙調有離亭宴帶歇指殺則歇指調附於雙調矣般涉調諸曲輟耕錄皆併入中呂宮則般涉調附於中呂宮矣中呂調金

院本與石榴花同用則中呂調亦附于中呂宮矣元北曲商調有高平隨調殺則高平調附於商調矣高平調即南呂調元南曲有仙呂入雙調之名則仙呂調附於雙調矣黃鐘調金院本與喜遷鶯同用則黃鐘調附於黃鐘宮矣又金院本有羽調混江龍元南曲有羽調排歌此羽調不知於七羽中何屬當是黃鐘羽也混江龍本仙呂宮曲排歌亦在仙呂宮入聲甘州之後然則黃鐘羽又可附於仙呂宮也故元人雜劇及輟耕錄有曲者祇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較中原音韻少小石商角般涉三調明人

不學合其數而計之乃誤以爲九宮至於近世著書度  
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爲典要也

